

看見貝克漢

小選手往上一躍，一個漂亮的弧度，一縱，消失在籬笆後頭。他的姿勢極簡而美，好像一顆子彈，一枚滑音，一道光，或一閃即逝的念頭。

比預期早了一個多鐘頭到柏蘭諾，喬和伊恩家沒人應門，一隻小博美在門後汪汪叫個不停。拖著個行李箱宛如穿盔戴枷，我索性坐到台階上，翻看起地圖。地圖是五線譜，腳程是音符。先有五線譜，然後有音符。在然後，有了旅人之歌。

若把愛丁堡比成一枚鳳蝶翅膀，柏蘭諾則位居尾翼末端，離開區搭公車一路順暢也要四十分鐘一程；這是個小山鎮，村落和村落之間隔著大片的麥田、森林和草原，地平線很低，天際線由樹梢聯綴而成。

八月的柏蘭諾，天氣還暖的很，家家前院各色花卉競賽似地盛開，一戶戶都像是各有特色的花店；就在我的不遠處是青蔥草地，沒有圍籬，沒有人工設施，兩座或三座足球場那麼大，幾個小學生正在踢著球。

突然，一隻飛鳥如箭矢朝我射來，我起一瞬緊張，很快地牠失去衝刺的力道，跌落腳跟旁。是顆足球。幾個孩童隨後趕到，他們撿了球便不離去，嘰嘰喳喳小麻雀似地對我發問，哪裡來的？幾歲？為什麼來？... .. 倒像是派球當前哨，一群人專程過來探我的底。

後來我問，什麼運動你們最喜歡？一個一個搶著回答，答案只有一個，完全在我一想之外——都說是打高爾夫球。長久以還我把高爾夫和政經權力聯想再一塊兒，一時眼前這些小不點都成了小大人。後來才知道高爾夫的發源地聖安德魯其實就離愛丁堡不多遠，威廉王子在這裡讀大學後，又成了媒體焦點。

雖都說愛高爾夫，我看得最多的，還是踢足球。足球在英國歷史悠久，早在十二世紀就出現，因為大為風行，威脅到射箭運動，曾一度遭貴族禁止。現今通行世界的比賽規則，還是一八六三年由倫敦足球協會所制定的。

我睡得閣樓是喬和伊恩的小兒子離家後空出來的，窗子對著後院，籬笆前一排楓樹，隨著時序而逐漸轉紅，在純藍天空的映襯下，閃著寶石的光澤。楓樹後是一大片草原，草原盡頭是一所小學。每天傍晚小學生三五成群，總有人踢球踢到九點鐘、十點鐘天色完全黯下來才歇止。

每周末周日清晨，不用急著出門，我常站到窗前，這兩天有較為正式的比賽。球門就設在兩棵楓樹之間，老師持哨裁判，小學生們一組白上衣藍短褲，一組白上衣紅短褲，白色長襪滾金黃邊，黑色球鞋，看來架式十足。一刻鐘後，小選手氣喘呼呼而仍奮戰不止，白皙臉龐浮出一抹酡紅，看起來非常健康。我常想，或許這其中便有一個，會是未來的貝克漢。

然而，球常越過矮籬笆落到後院來，壓壞了喬的萵苣、薰衣草和豌豆。一回，打斷了一隻苞蕾叢生的薔薇，橋因此嘀咕了好幾天。

四個星期過去，我即將離開柏蘭諾。一直以來不習慣離別的場面，總希望能學日據「東京愛情故事」裡的莉香以微笑面對每一次離別而不可得。當天星期六，我一張臉埋在湯碗裡，怕喬和伊恩發現我眼中有淚將落未落，突然，腳邊的小博美汪汪叫了起來，十分憤怒也十分興奮，喬以逃亡

的姿態離開餐桌，奔到籬笆前，和教練交涉著什麼。院子裡，一隻母鳥啾啾叫著，盤旋著，一個鳥窩隨著被打斷的蘋果枝桠跌在地上，枝桠上果實纍纍，不遠處有一顆足球。

喬重又坐回餐桌，背對著院子，一肚子氣沒有發完，她播開伊恩的報紙(那裏仍然是美國雙子星遭轟炸的照片)，喬說，這些恐怖分子毀了我每一個假日。我抬起頭來，卻看見一個小選手正俐落的翻進籬笆，躡手躡腳地擒起那顆闖了禍的足球，腳邊的小博美作勢要衝出去，讓我用腳弓給安撫住了。

小選手往上一躍，一個漂亮的弧度，一縱，消失在籬笆後頭。他的姿勢極簡而美，好像一顆子彈，一枚滑音，一道光，或一閃即逝的念頭。他，必然就是那個貝克漢。